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
品五味人生

《作家文摘》是一份在中国畅销了20年、拥有100万以上读者群的报刊。2013年9月,现代出版社推出《作家文摘》创刊2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精选文章合集,分为《高层寒暑》《沉浮人生》《名人春秋》《决策内幕》《家国往事》《历史真相》六册,以求求真务实的态度,分别从不同角度还原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场景,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01

追忆沈从文与萧乾(一)

2010年是沈从文逝世22周年。1988年5月10日,他在北京驾鹤西去,12日,萧乾写了一篇《没齿难忘——悼沈从文老师》,刊载在15日的台湾《中国时报》上。文中有这样的话:

“他是我的恩师之一,是最早(1930年)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。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,都有他修改的笔迹,我进入《大公报》是他和杨振声老师介绍的。在我失业那8个月时间(1937年至1938年期间),他同杨老师收留了我。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。”

1929年秋,萧乾进了不需要文凭的燕大英文专修班。那一年,他旁听了从清华大学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(字今甫)的“现代文学”课。经杨老师介绍,他于1930年结识了沈从文,后来称沈为师父。课余时间,他协助美国青年威廉·阿兰办了8期英文刊物《中国简报》,负责介绍当代文学部分。他佩服沈从文的学问和文章,以《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》为题,发表了一篇访问记,称沈是“中国伟大的讽刺幽默作家”。

1933年10月,沈从文将萧乾的短篇小说《蚕》刊登在《大公报·文艺》上。林徽因很喜欢此作,邀萧乾到她家去吃茶。两年后,杨振声、沈从文向《大公报》

总经理胡霖推荐了萧乾,萧乾大学刚毕业就到天津去编《大公报》副刊。

萧乾旅英7年后,于1946年返回故土,他几乎成了美国作家华盛顿·欧文笔下的瑞普·温克尔,对这期间国内发生的变化他感到十分陌生。钱钟书曾说萧乾“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”,指的大概就是1947年5月5日刊载于《大公报》上的社评《中国文艺往哪里走》。其中,“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,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,而人在中年,便大张寿筵,尤令人感到暮气”这37个字,闯了大祸。从此萧乾陷入泥潭,1979年2月1日的“关于萧乾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”,才使他真正解脱。

那篇社评并未署名。郭沫若10个月月后写了一篇《斥反动文艺》。在红黄蓝白黑这五种反动文艺中,萧乾是被列为黑色的,他的遭遇比被郭沫若封为“桃红小生”的沈从文聊胜一筹。1949年8月底的一天,萧乾从香港搭乘“华安”号轮船,随地下党来到北平。10月,他任外文局的英文刊物《人民中国》副主编。

1949年1月上旬,北大学生写了一幅标语:“打倒新月派、现代评论派、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!”并将它悬挂在教学楼上。还有一张大字报重

抄了郭沫若的《斥反动文艺》中有关沈从文的段落。当时,北京大学位于沙滩红楼,沈从文在该校中文系担任教授,他认为自己会遭到灭顶之灾,遂于3月9日试图用刀自杀,幸好他的堂弟张中和来串门儿,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抢救,才得以脱险。叶圣陶和丁玲都去看望了沈从文。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7月19日闭幕后,丁玲在丈夫陈明和何其芳的陪同下再一次登门,劝慰沈从文,使他度过了精神危机。

1950年11月,为了向国外报道土改运动,萧乾赴湖南岳阳采访。

1952年年底,萧乾从外文局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1953年11月,他住进了东总布胡同46号的作协宿舍;1954年5月,我和他结婚。这时,沈从文已经从北京大学正式调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,博物馆分给他的宿舍坐落在东堂子胡同东口,和沈从文家相距不远。萧乾带我去看望沈从文和其夫人张兆和,在沈从文的案头上放着《边城》日译本,我把译者序口译给沈从文听。他神情凝重,显然,国外的评价在他心中是有一定分量的。

(文洁若)
(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一天饭后,家里只有红艳和庆芬两个人。

红艳坐在妈妈身旁,随口问:“妈,你知道家里的柜子都被撬了吗?”

庆芬说:“撬了就撬了吧,只要有这个房子住,我就知足了。”

红艳说:“那不行,爸去世前没遗嘱,但根据法律,家里的东西,包括房子和钱都应该对半分,大毛子不能自己独吞。”

庆芬不说话。

25

红艳回到北京

红艳见状,又说:“妈,不是女儿贪财,这些钱我一分不要,但这些钱是你养老的保障。爸的存折呢?爸以前留的那些首饰呢?总不能没个说法,人刚死家里就跟被打劫似的,像什么样子。”

庆芬还是不说话。

“妈,要不这样,这两天我找大毛子哥谈谈,过几天我也要回北京上班了,你一个人在这边,搞不好会被欺负。”

庆芬苦笑说:“还有什么好被欺负的。他拿了钱更好,正好房子我住,钱他拿。”

红艳说:“妈!你这是纵容人犯罪。”

庆芬说头痛,想休息休息。红艳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她希望她的那位大毛子哥,拿了钱和首饰就此罢手。现在她当务之急就是回北京上班,然后想想她妈未来怎么办。

她在北京不可能经常回去,她妈妈在家就成了空巢老人,红艳不放心。为了保证孙庆芬的安全,红艳特别拜托小姨,没事多来看看她妈,她又帮妈换了门锁。头七过后,她才匆匆赶回北京。

红艳一到家,二琥就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,连声说,可怜的孩子,可怜的孩子。红艳忍不住哭了。

公公倪伟民说:“太突然了,我们都来不及过去,真是很抱歉。”

红艳含着泪说:“爸,这是哪的话。”

倪俊说:“你妈呢,还好吧。”

红艳点点头。

老倪说:“你妈最近情绪肯定十分低落,有机会把你妈接到这边住一阵儿,散散心。”

红艳答应着,连声道谢。

老倪说:“都是应该的。”

红艳第一次感觉到来自公公的温暖。她忽然觉得,无论是哪个家,妈妈的家,继父的家,或者是公公婆婆带给她的家,无论曾经有多少矛盾,但当你脆弱、失落的时候,它总能给你一些支持和力量。

晚上,红艳肿着眼泡坐在床上。倪俊爬进被窝坐在她身旁。

红艳突然问:“你去找工作了吗?”

“哦,投了简历了,上周去面试了一家,还没给回复。”

红艳转身抱住倪俊说:“我们都要努力才行。”

倪俊觉得红艳较平时有些异常,便问她怎么了,又说宝贝你一直很努力了。

红艳说:“还不够,远远不够,我们一定要在北京有自己的住房,我不放心我妈,想把她接过来住,现在她一个人我真的不放心。”

倪俊紧紧抱住红艳说:“努力,我向你保证,我一定会努力。”

红艳哭了,是感动也是绝望,因为她不知道这个努力要持续到什么时候,她甚至不知道努力的方向。人生是一张残酷的大网,网住了她,束缚了她。

红艳忽然推开倪俊,问:“那如果我们买不起房子怎么办?妈怎么办?”

倪俊说:“买不起等过几年,也要把妈接过来,就住我们家,家里有你妈,也有我妈,我们就成了一个大家庭。”

红艳说:“瞎说。有你妈,还有我妈,怎么可能,一屋难容两个妈。”

倪俊语塞,半天才说:“总归有办法的吧,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

车到山前必有路,是红艳近十天以来听到的最能聊以自慰的一句话。穷人总喜欢这么安慰自己。熄灯了,倪俊睡着了。红艳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说晚安,就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,她以为自己睡不着,但没过几分钟,她便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,红艳早早起来,仔仔细细化了妆,尤其是眼妆,她需要掩盖那双肿得似桃子的眼。而且,她也不希望同事们知道她继父去世的事,她要回到原先的轨道中去工作、赚钱,一丝不苟。可当红艳来到公司的时候,发现自己的工位被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占了。

“你好,这是我的位子。”红艳满腹狐疑,但她还是面带笑容。同事们都抬起了头,不敢说话。

小姑娘也不怯生,大声喊:“钱姐!之前的人来了!你跟她交代一下,人家找我位子了。”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